

# 馬的力與美：凌永雄作品《馬》賞析

在攝影藝術的長河中，凌永雄老師以其獨特的視角和不懈的創作精神，為我們呈現了一幅幅深具內涵的黑白攝影作品。其中，《馬》這一作品，更是將“書山有路勤為

徑，攝海無涯苦作舟”的藝術追求詮釋得淋漓盡致。

凌老師身居澳大利亞，卻深受中華文化的薰陶。他的作品《馬》，以黑白灰的色調，展現了馬的力與美，同時也透露出一種東方哲學的深邃。黑白攝影，去除了色彩的干擾，更加注重光影的層次和構圖的力量。凌老師在這一領域深耕細作，每日堅持創作，不斷探索黑白影像的無限可能。

《馬》這一作品，通過精湛的攝影技巧，

捕捉到了馬匹動態中的靜謐與力量。馬兒矯健的身姿，在凌老師的鏡頭下，化作了線條與光影的交響，每一道肌肉的輪廓，每一處光影的交錯，都顯得那麼精準而富有張力。這不僅是對馬這一生物形態的完美捕捉，更是對生命力量的深刻詮釋。

凌永雄老師的《馬》，不僅是一幅優秀的攝影作品，更是他藝術道路上勤奮與堅持的見證。他用實際行動激勵著每一位藝術愛好者在追求藝術的道路上勇往直前，不斷探索與創新。我們期待凌老師在未來的創作生涯中，能夠繼續為我們帶來更多精彩絕倫的作品。



凌永雄世界攝影十傑作品《馬》

## 孤獨

幾點鐘了，天際最後一抹光亮也退去了，開始暗下來了，我坐在巴士月臺冰涼的鐵椅裡，與其說是等巴士，還不如說是在等天完全黑透了……

月臺上，人越來越多，各色人種中，咖啡色的人最多，他們操著聽不懂的語言，在嘰嘰呱呱聊著什麼，年輕一點的，笑的很乾淨很爽朗，她們下班後，急切而自由的表情，是對“家”的幸福感？亦或是歸屬感？

仰望天空，鳥兒，澳洲獨特的大白鳥，剛剛還站在電線上，一整齊排的，現在，也沒有了，它們飛向哪裡？家嗎？

我感到冷，從鐵椅上站了起來，鳥，人，都在回家。

孤獨感讓我抱緊了雙肩。

看著各色人種，聽著不懂的話

語，周圍越來越暗了下去，站起來，我往四周尋覓著，想看到，希望看到什麼呢，人群中有一華人老頭，他那張年老的，糾結在一起的，模糊不清的臉，是華人老年後的必然趨勢，此時，他站在路牌下面，手裡拎著一個紙口袋，我想像著，如果我跟他挨在一起，手牽著手……啊呀！

這時，眼前出現了一位洋人，雖然他也老得鬍子都白了，但身姿還算挺拔，健碩，我將目光鎖定在他身上，這時他也剛好看向了，我趕緊避開他的目光，往月臺牌下，那位老華人靠過去，此時我突然想著，若能靠在那洋人的膊彎裡，讓他把我緊緊地抱住……

孤獨感，剎那間消失了。

巴士來了，人們往前湊上去，

沒有擁擠，都很規矩地上車，我

走在最後，在車門口，我猶豫了一下，是上去，還是……回家嗎？

我退了下來，司機看向我，當他明白我無意上車後，便決然關上了車門。

我又坐回到鐵椅子裡，路燈亮的耀眼，我仰頭望向天空，還沒有繁星出現，鳥兒呢？沒有它們飛過的影子，也沒有它們熱鬧的叫聲，在完全黑透了的天空裡，這些鳥兒，它們的落腳點？我尋覓著，甚至很羨慕它們，不管有沒有愛，在它們噪雜的叫聲裡，或許彼此能夠聽明白彼此，鳥兒也有著本能的，強烈的歸屬感，想，人死後，是否會有來生？我曾經想過很久，翻看了很多資訊，如果有來生，來世投生鳥兒，需要什麼條件？

絮雨

## 詩意並不總在遠方

早在兩星期前報名參加的，叢林徒步，昨日終於得以成行。

原以為是去萊恩灣國家公園 (Lane Cove National Park) 的，至少那裡平坦如砥，新綠茵茵，紅黃黛紫，炸蕾吐艷，不乏是個好去處。

臨行前才被告知：無車接送，叢林徒步的路線就在車士活 (Chatswood) 區內，抬腳便到。

“在這區住過四年，除了繁華的街道和喧囂的人流，哪有什麼叢林和徒步路徑？”我私下嘀咕，生出幾分失望。已經來到集中地，又不甘開溜，只好悻悻然跟在隊伍後面。

豈料，才幾個踏步，一個迴轉，便大吃一驚！原來，在那熙來攘往、人聲鼎沸的熱鬧之外，竟然別有洞天！

就像童話中那個小女孩愛麗絲從兔子洞掉進了一個神奇魔幻的世界一般，我們也一個趑趄，冷不防滑入了一個古樹參天，葛藤纏繞，人跡罕至的原始雨林！

明明一刻鐘前，才剛剛經過伍爾沃斯 (Woolworths) 琳瑯滿目的貨架，韋斯特菲爾德 (Westfield) 珠光寶氣的首飾店；才剛剛跟煙視媚行的淑女，烈焰紅唇的辣妹擦肩而過，那飄逸裙袂拂出的淡雅香味還在鼻腔纏繞，轉瞬間，眼前竟已是野草蔓蔓，苔蘚蒼蒼，霧氣沼沼，虯根交錯，怪石嶙峋的“蠻荒”之地！

這種穿越，反差太過強烈，讓人好一會兒回不過神來，不知今夕何夕，此處何處！

這是韋應物詞中“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的意境；又仿若蘇東坡畫筆下的《古木怪石圖》；還讓人不期然想起龍應台《目送》中關於丈量時間的描述。那一棵棵，一截截，一段段的枯枝朽

木，蒼涼地訴說著年代的久遠和歲序的更疊。

那位威洛比市議會 (Willoughby City Council) 派來的導遊，如數家珍似地介紹起了芬代爾公園 (Ferndale Park) 的一蟲一鳥，一花一草，一木一石。

原來，十九世紀初期，查茨伍德 (Chatswood) 地區是一個重要的林木產業區。悉尼建造房屋所需的硬木材有相當部份取自該地。林木被砍伐後，便用船隻和木筏運到萊恩灣河岸上。而砍伐樹木後開墾的土地，被用作小型農場和果園。這就是車士活鬧市的前身！

所幸在百多年前，城市建設的規劃者就已高瞻遠矚，在車士活建城之始，便為這座城保留下極具文化和生態價值的芬代爾公園，將它作為城市的福地，及各種珍稀鳥類、爬行動物和哺乳動物的棲息地，讓公園成為鬧市漫漫紅塵中吐故納新的“肺”。

城中各條道路、各個物業排放的水，以及大自然賜予的雨水一道，匯入園中溪流，然後排入萊恩灣河道。

櫛比鱗次的煌煌大廈，只是城市的峯冠綬帶，錦衣繡服，而城市能否昌盛繁榮、芳齡永繼，則取決於這座城的“臟器”。而這溪流淙淙，鳥鳴啾啾，芳草萋萋，秀木森森的溝壑雨林，正是這座城的肺腑。它平衡著生態，滋養著城市，守護著眾生，繁衍著文明。它見證的不僅僅是滄海桑田的變化，更見證了施政者的良心。難怪香港風水大師一早斷定車士活是龍脈寶地！

咫尺之遙，舉步之間，風情迥異，春光獨具。原來，詩意並不總在遠方！

馮淑萍

歲在乙巳，嶺南畫派佳作巡展于亞太諸邦，名曰《嶺南風——亞太巡迴展》，誠藝林盛事也。嶺南畫派肇始於上世紀初葉，高劍父、高奇峯、陳樹人三公首創其派，三公乃革命元勳，滿清推翻，共和既定，繼以其革命精神，開嶺南新風。春睡畫院乃高奇峯先生所創，關山月、黎雄才、趙少昂、陳金章諸大家皆出其門，今由朱永成教授主掌院事，遴選英才，光大嶺南遺風。

是次展覽，朱教授精選春睡畫院畫家佳作十餘幅，以饗觀者。畫作或雄渾蒼勁，或清麗秀逸，盡顯嶺南畫派“折衷中外，融匯古今”之旨。陳金章先生筆墨老辣，氣韻生動；陳永康、陳挺通諸君亦各具風貌，承前啟後。

澳門梁少美女士，身兼亞洲藝粹會會長，于繪事之餘，尤致力於嶺南藝術之弘揚。近年來傾囊相助，奔走呼號，使“嶺南風”漸成澳門文化之標識，且得特區官府鼎力支持。港澳畫家葉泉，澳洲鄧國祺、林伯墀、黃少石諸君，皆以丹青會友，共襄盛舉。

吾院素以傳播中華優秀文化藝術為己任。今觀此展，嶺南風骨跨越重洋，誠可謂“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願嶺南藝脈生生不息，薪火相傳，使華夏文明之光，照耀四海。嶺南風，亞太巡展，集古今之韻，匯中外之藝。今擇其精者，略述一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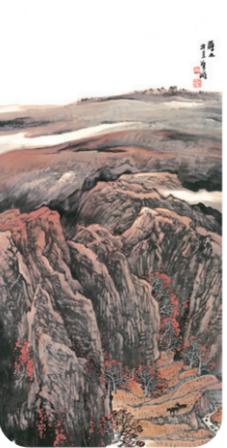
其一，春睡畫院諸賢之作。朱永成院長《越秀燈會》



朱永成《越秀燈會》



葉泉《秋日暖陽》



曾嶸《厚土》



陳永康《拒霜黃花晚節香》

# 澳華新文苑

第1223期(B)

## 詩人的採風 王洲

小鎮的詩人相約踏青採風  
畫家贊助了活動的一幅素描  
南方的雨季裡  
我們採著雨水的詩句  
山腳下的農家樂  
鼓雨茶帶來春天的醇厚  
我們把木棉花的讚歌  
寫進茶杯。將詩意倒入微醉的平仄  
說起初戀的女友  
那是大學校園裡一次和時間的偶遇

當我們談論前男友的時候  
我們要談論什麼

推開烏黑閃亮的窗子  
後山的風帶來合適的雨  
山坡滿是粉紅的霧  
杜鵑花與高彩烈地開得燦爛  
就像田間插秧的農家姑娘  
大家圍了過來，原來  
這是我們要採的風

## 頓悟 池青橡

因為頓悟  
當年剃度出家  
因為頓悟  
而今還俗成家  
一進一出寺廟  
一朝一夕變調  
想當初 竊以為  
佛光映照 廟堂清高  
無親疏近遠  
無爾虞我詐  
無塵囂煩惱  
誰料想 而今  
佛非佛 道無道

教不教 人間妖  
看近處  
師父名到 著迷連刺  
住持騷擾 女性弟子  
挪用公款 鈔票  
望遠方  
釋和信 釋大師  
娶美女 把仔誕  
巧取豪奪 香火錢  
家財萬貫 佛肚藏  
菩薩隱忍 在一時  
善信不服 天難安  
作惡終須報 下場真難堪

柳智宇 心豁亮  
頓悟 寺廟比社會更複雜  
明方向 擇選俗 看心理  
做諮詢 選配偶 過關檔  
佳期到 締良緣  
寺廟鐘聲依舊  
可是 人間淨土何在  
修行 非要遠離  
人間 煙火  
在俗世的柴米油鹽中  
只要你 心懷善念  
照樣可以 修成正果

(2025年8月11日寫就於悉尼市寓所。本詩靈感來源詳閱：“北大天才”柳智宇感歎：寺廟院裡勾心鬥角太多，已還俗結婚。)

## 嶺南風雅 遠播亞太

會》，筆下燈火輝煌，遊人如織，盡顯嶺南繁華景象。陳金章《山水》，峰巒疊嶂，雲煙繚繞，得宋元遺韻而自出新意。陳永康《拒霜黃花晚節者》，寫菊之傲骨，墨色淋漓，寓高潔之志。曾山榮《厚土》，以渾厚之筆，繪大地蒼茫，令人頓生敬畏。陳挺通《魅力》，人物傳神，姿態萬千，可謂形神兼備。

其二，亞洲藝粹畫院之佳作。梁少美《浪漫玫瑰堂》，設色古雅而不俗，花瓣嬌嫩似可觸。葉泉《秋日暖陽》，以溫暖色調寫秋意，別具一格。

其三，澳洲中國文化藝術研究院諸君之作。鄧國琪之花鳥，工帶寫之間，形神兼備，栩栩如生。林伯墀、黃少石之山水，融西畫光影於傳統筆墨，開創新境，令人耳目一新。

此展可謂嶺南風，夫嶺南之地，襟山帶海，物華天寶。自秦漢以降，百越交融，商賈輻輳，遂成南國人文淵藪。今者，嶺南之風物，將揚帆遠渡，巡展亞太諸邦，此誠文化盛事也。

一則彰嶺南之殊韻。嶺南書畫，得山川之靈秀；廣府戲曲，承古調之悠揚；粵菜茶道，盡

五味之調和。此皆中華文明之瑰寶，今得展於異域，使四海知我嶺南文化之精微。

二則通中外之情誼。昔張騫鑿空，鄭和遠航，皆以文化為舟楫。今嶺南藝術巡展，猶續前賢之志，以丹青為媒，以絲竹為介，使遠人知我禮儀之邦，慕我華夏之風。

三則開未來之新局。方今寰宇一家，文明互鑒。嶺南地處要衝，得風氣之先。此番巡展，非徒炫技炫巧，實欲與亞太諸國共探藝文之道，共商合作之策，為後世開太平之基。

昔人云：“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嶺南風物之展，豈止一時之盛？實乃以文化為紐帶，連四海之心；以藝術為橋樑，通萬國之情。願此展所至，皆見嶺南之風彩，亦見中華文明之博大。異日回首，當謂此舉實開文化交融之先河，功在當代，利在千秋。

黃瑜



陳金章《山水》